

《墨憨齋定本傳奇》研究

涂育珍 著

齊魯書社



《墨憨齋定本傳奇》研究

涂育珍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憨斋定本传奇》研究 / 涂育珍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11. 12

ISBN 978-7-5333-2570-1

I. ①墨… II. ①涂… III. ①传奇剧(戏曲) — 剧本 — 文学研究 — 中国 — 明代 IV. ①I2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3921 号

《墨憨斋定本传奇》研究

涂育珍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25

插 页 3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570-1

定 价 28.00 元

序

涂育珍所著《〈墨憨斋定本传奇〉研究》即将由齐鲁书社出版，这是在她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完成的一部论著。我是她的博士生导师，有三年教学相长的因缘。涂育珍曾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硕士研究生，师从高建中教授专攻词学，毕业后回到东华理工大学中文系任教。东华理工大学地处江西抚州，也即临川，这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地方，于中国古典文学更是积淀深厚，名家辈出。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即为临川人氏，其“临川四梦”在中国戏曲史上影响深远。据此，该校中文学科有意将汤显祖和戏曲史研究作为其重点发展的特色研究领域，涂育珍也就重回华东师大攻读中国戏曲史的博士学位。当时选择冯梦龙的《墨憨斋定本传奇》作为其博士论文选题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是冯梦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挖的研究对象，虽然对冯梦龙的研究一直以来是个热点，但大多偏于小说研究，冯梦龙的戏曲研究尚有不小的空间；二是对冯梦龙的戏曲研究以理论批评研究居多，全面综合性的研究还不多，尤其还相对缺乏综合冯梦龙的整体创作和理论思想来探究其《墨憨斋定本传奇》；三是冯梦龙对汤显祖《牡丹亭》的改编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改编本，研究冯梦龙改编本《风流梦》也是汤显祖和《牡丹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这三方面的因素，涂育珍以《墨憨斋定本传奇》为突破口，试图通过这一组改编本的研究来全面认识和评价冯梦龙的戏曲创作、理论思想和历史

地位。

对文学作品的改编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领域。明代以来这已经成为文学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对小说、戏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通俗小说相比,戏曲的改编有共性,但还有其独特的内涵。在中国小说史上,小说之改编其实是一种删润、修饰和提高的“改订”活动,明代“四大奇书”都曾经获得多次的改订,如《水浒传》从容与堂本到金圣叹批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从李卓吾本到毛氏父子批本,《金瓶梅》从崇祯本到张竹坡批本,《西游记》从李卓吾本到汪象旭、黄周星的《西游证道书》等,都体现了不断被修订的过程。这种改订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的内涵:对小说作品的表现内容进行修正,对小说文本的形式体制进行加工和整理,对小说文本在艺术上进行增饰和加工。总之,小说改订之目的在文本之本身,这种改订一方面使得小说本身更加精致,“四大奇书”在清以后均以改订本为定本即为明证,另一方面也使通俗小说之形式在其发展过程中越来越趋于固定和完善。戏曲之改编除了上述与小说相同的内涵外,它在明清戏曲史上的长期存在还与戏曲的特殊性相关,戏曲的演唱性和表演性是戏曲改编的一个主要因素,甚至是根本因素。故在明清两代,戏曲的改编主要由两个方面所构成,一是戏曲文本的精致化、文人化,这突出地表现在明代文人对南戏的改编中,南戏《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琵琶记》等几大名作大多有明人的改编本,这一改编既是南戏的文人化过程,同时也是传奇体制得以逐步确立的过程。二是在戏曲格律和舞台表演的制约下对戏曲作品的改编,如杂剧《西厢记》就出现了《槃荃硕人增改定本西厢记》和《西厢记演剧》两部《西厢记》改编本。这两部改编本均以舞台表演为其改编之动因,后者更以“演剧”为题。汤显祖《牡丹亭》也有许多的改编本,如沈璟《同梦记》、徐肃颖《丹青

记》、冯梦龙《风流梦》等。这些改编本虽然评价不一,但从格律和舞台性出发是其共同的追求。

冯梦龙的《墨憨斋定本传奇》就是在这一戏曲改编风潮中比较有影响和价值的一部著作,全书包括《双雄记》、《新灌园》、《酒家佣》、《女丈夫》、《量江记》、《精忠旗》、《万事足》、《梦磊记》、《洒雪堂》、《楚江情》、《风流梦》、《邯郸梦》、《人兽关》、《永团圆》十四部作品。这是一部融“评”、“改”为一体的著作,既是戏曲改编的一部集子,又是戏曲的评点本,且评改之立场颇为一致,都以“便于登场”为其评改之宗旨。涂育珍的《〈墨憨斋定本传奇〉研究》在学界研究之基础上对冯梦龙的这一评改本作出了比较细致的梳理和分析,全书从四个层次考察了冯梦龙的《墨憨斋定本传奇》及其相关问题,第一层次考察了冯梦龙戏曲著述活动的特点以及《墨憨斋定本传奇》的版本情况;第二层次主要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冯梦龙戏曲改编的思想基础和《墨憨斋定本传奇》中的评点思想;第三层次为全书之中心,阐述了冯梦龙的戏曲改编,通过《墨憨斋定本传奇》中原本与改编本的比较,分析改编本在曲调组合方式、曲词、宾白、科介和脚色等方面的变化;第四层次探讨《墨憨斋定本传奇》的影响,主要通过选本等文献资料说明《墨憨斋定本传奇》的具体影响以及成就。这样四个方面的分析纲目清晰,层次井然,既凸显了冯梦龙《墨憨斋定本传奇》的自身特色和价值,同时也适当分析了形成这一特色和价值的主客观因素。

对于冯梦龙《墨憨斋定本传奇》的研究不能脱离戏曲史的独特背景,本书在这方面也有所涉及,如著者提出:“冯梦龙的传奇改编,在戏曲观念上重视舞台表演,将文人的审美情趣与艺人的表演艺术融合,折衷传奇发展过程中的经典化和通俗化,试图在戏曲舞台上实现文与艺的双美。”认为冯梦龙的目的在于“为传奇创作订立标准”,“提倡人情、语言上雅俗共赏、形式上意法双美、案头与场

上并重,经过汤沈之争以后,这些标准基本上已经成为当时文人曲家的共识”。其评价也符合戏曲史发展之客观现实。但相比较而言,本书在戏曲改编的背景处理上尚有不少不足,如梳理戏曲改编之历史发展、加强戏曲改编的个案研究并作相互之比较、厘清戏曲改编的基本格局等,如果在这方面的研究有所加强,那将会对冯梦龙的研究乃至中国戏曲史的研究不无裨益。好在著者近时申报的教育部研究课题与此论题相关,相信今后的研究会拓宽视野和拓展领域,从而弥补这方面的缺憾。

涂育珍勤勉好学,为人淳朴,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也已从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期待她在今后的教学和科研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谭 帆

2011年12月8日

目 录

序	1
引 言	1
第一章 冯梦龙与《墨憨斋定本传奇》	15
第一节 冯梦龙的戏曲活动略述	15
第二节 《双雄记》与《万事足》	18
第三节 《太霞新奏》	37
第四节 《墨憨斋定本传奇》考述	49
第二章 冯梦龙的戏曲改编理论	58
第一节 冯梦龙戏曲改编的思想基础	58
第二节 《墨憨斋定本传奇》中的评点	85
第三章 冯梦龙的戏曲改编	117
第一节 冯梦龙改编本的基本形式	117
第二节 曲调组合的改编	127
第三节 曲词的改编	144
第四节 冯梦龙改编本的宾白改编特色	151
第五节 冯梦龙改编本的舞台提示	159
第六节 冯梦龙改编本的角色配置	167
第四章 《墨憨斋定本传奇》的演剧影响	177
第一节 《墨憨斋定本传奇》中的导演意识	177

第二节 《墨憨斋定本传奇》在戏曲选本中的影响	191
余 论	211
附录一 《墨憨斋定本传奇》曲目著录情况	217
附录二 《牡丹亭》改编本场次删削合并情况表	226
附录三 《牡丹亭》选本中的曲牌组合形式	229
附录四 《邯郸记》选本中的曲牌组合	236
附录五 冯本《邯郸梦》对汤本《邯郸记》舞台提示 语言改编	238
附录六 《墨憨斋定本传奇》各本戏在戏曲选本中被选入的 出目表	243
参考文献	248
后 记	256

引言

中国古代戏曲发展史上,冯梦龙主要在创作、改编和曲谱编订三个方面有所作为。冯梦龙创作的戏曲作品数量不多,成就平平;他对戏曲曲谱的修订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可惜他编订的《墨憨斋新谱》已经散佚;他改编戏曲的成就令人瞩目,他改编的戏曲作品流传下来的基本收入了《墨憨斋定本传奇》,此外,他收集的散曲集《太霞新奏》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太霞新奏》和《墨憨斋定本传奇》的评点中体现了冯梦龙戏曲观念的渊源、特点和影响,与具体的改编文本相对照,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冯梦龙实际的改编与其理论观念之间相吻合的地方,并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价。另一方面,《墨憨斋定本传奇》是冯梦龙戏曲活动的核心内容,既包含了创作的剧本,也是戏曲史上以改编而著称的集子。对于冯梦龙改编本在后来戏曲舞台表演中所起到的作用,“五四”以来的学者都表示肯定,如卢前指出的:“今歌场所流行《游园》、《惊梦》,及《拾画》等出,皆冯所改订本也。”^①在了解冯梦龙改编本的演剧影响的基础上,可分析文人创作与戏曲表演之间的关系。从明清戏曲发展的角度来看,对《墨憨斋定本传奇》与原作戏曲作品文本以及之后流传的戏曲选本进行比勘,并探讨冯梦龙改编戏曲在戏曲史上的影响,是一个具有很高研究价值

① 卢前:《卢前曲学四种》,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7页。

的个案。

冯梦龙《太霞新奏·发凡》云：“北曲凡第二曲谓之‘么篇’，南曲谓之‘前腔’，《墨憨斋改刻传奇定本》用其一，其二、三、四，今从之。”可知，冯梦龙在刊刻《太霞新奏》之前，就把他主要由改编作品辑成的戏曲集陆续刊行了。《太霞新奏》刊于天启七年（1627年）之前，《墨憨斋改刻传奇定本》则应出现在《太霞新奏》之前。冯梦龙自创传奇《双雄记》，其更定本的叙云：“余发愤此道良久，思有以正时尚之讹。因搜戏曲中情节可观，而不甚奸律者，稍为窜正。年来积数十种，将次第行之，以授知音。”明确表达了冯梦龙改编传奇的动机，并说明其陆续改编的作品有数十种之多，他“次第行之”的戏曲刊本并未完整流传下来，具体剧目不详。

这部戏曲集还以《墨憨斋新曲十种》和《墨憨斋新曲四种》等面貌出现过。《墨憨斋新曲四种》，明末刻本，收入了《邯郸梦》、《双雄记》、《万事足》、《风流梦》。《墨憨斋新曲十种》（又名《墨憨斋传奇定本十种》）收入了《万事足》、《新灌园》、《酒家佣》、《女丈夫》、《量江记》、《精忠旗》、《双雄记》、《梦磊记》、《洒雪堂》、《楚江情》。清代洪昇《长生殿·例言》还曾提到过“墨憨十四种”，但已无法探知其中具体曲目。

今人整理的《墨憨斋定本传奇》则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在20世纪60年代和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分别出版。^①

在总体论述中，本书以通常的说法——《墨憨斋定本传奇》来指称冯梦龙更定的戏曲集，本书主要参考中国戏剧出版社本、江苏

① 中国戏剧出版社本收入剧目：《双雄记》、《新灌园》、《酒家佣》、《女丈夫》、《量江记》、《精忠旗》、《万事足》、《梦磊记》、《洒雪堂》、《楚江情》、《风流梦》、《邯郸梦》、《人兽关》、《永团圆》。江苏古籍出版社本与上海古籍出版社本收入曲目同上，另附录《杀狗记》、《一捧雪》、《三报恩》、《占花魁》。

古籍出版社本与上海古籍出版社本,以《墨憨斋重定双雄记传奇》、《墨憨斋重定新灌园传奇》、《墨憨斋详定酒家佣传奇》、《墨憨斋重定女丈夫传奇》、《墨憨斋重定量江记》、《墨憨斋新订精忠旗传奇》、《墨憨斋订定万事足传奇》、《墨憨斋重定梦磊记传奇》、《墨憨斋新定洒雪堂传奇》、《墨憨斋重定西楼楚江情传奇》、《墨憨斋重定三会亲风流梦传奇》、《墨憨斋重定邯郸梦传奇》、《墨憨斋订定人兽关传奇》、《墨憨斋重定永团圆传奇》十四部作品为研究对象。

在陆续刊刻及成书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墨憨斋定本传奇》是湮没无闻的。明代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不过将《双雄记》列为“能品”而已^①,冯梦龙大量的戏曲改编作品并没有在后来的戏曲批评中得到显著的关注。不过,当时一些文人间来往的序跋信札偶尔会提到这部戏曲集,隐约记载了时人对其中作品的品评。如祁彪佳写给朋友的信中曾说:“昨所云冯犹龙初刊五种,忆是《玉麟》、《双串》、《合纱》、《存孤》,乞仁兄留神。”^②说明了冯梦龙最初刊刻过的几种曲目。沈自晋则对冯梦龙《墨憨斋词谱》进行了评价,也可认为是对冯梦龙戏曲观念的评述:“阅来稿,自《荆》、《刘》、《拜》、《杀》,迄元剧古曲若干,无不旁引而曲证。及所收新传奇,止其手笔《万事足》,并袁作《真珠衫》、李作《永团圆》几曲而已。余无论诸家种种新裁,即玉茗、博山传奇,方诸乐府,竟一词未及。岂独沉酣于古,而未遑寄兴于今耶,抑何轻置名流也。子犹尝语予云:‘人言香令词佳,我不耐看。传奇曲,只明白条畅,说却事情出,便够,何必雕镂如是?’……大抵冯则详于古而忽于今。”^③

① [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33页。

② [明]祁彪佳:《远山堂尺牍·与袁凫公》,明末抄本。

③ [明]沈自晋著,张树英点校:《沈自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8页。

由于受到不登大雅之堂的传统价值理念的影响,通俗文学的编辑整理创作向来都不为主流文坛所重视,更何况明代以后,统治者加强了对小说戏曲的禁毁,冯梦龙更定戏曲少见诸评论也不足为怪。清代针对戏文的禁令远多过明代,使文本出版及舞台演出这两种传播方式都受到限制,甚至有具体条令禁止小说戏曲的续作改编,如刘廷玑所记:“而传奇各种,《西厢》有《后西厢》,《寻亲》有《后寻亲》,《浣纱》有《后浣纱》,《白兔》有《后白兔》,《千金》有《翻千金》,《精忠》有《翻精忠》,亦名《如是观》,凡此不胜枚举,姑以人所习见习闻者,笔而志之。总之,作书命意,创始者倍极精神,后此纵佳,自有崖岸。不独不能加于其上,即求媲美并观,亦不可得,何况续以狗尾,自出下下耶。演义,小说之别名,非出正道,自当凛遵谕旨,永行禁绝。”^①续作、改编,往往是对已经有广泛影响的故事进行再创作,使之更为本时代受众接受。这些衍生文并没有因为老调重弹而失去吸引力,相反,新鲜感是其受欢迎的一大因素。成功的再创作会使那些原本熟悉旧故事的读者也能在已经烂熟的故事里看到新的东西。以本时代人的观念来诠释旧故事,是站在新的价值观立场上进行的再演绎,甚至有些作者的再创作初衷便是同情抑或不愤,更容易引起共鸣。这样的改编便有更加深入人心的传播效果,要被统治者特意提出来加以禁止。冯梦龙的戏曲活动以改编形式而独具特色,也因此似乎要逐渐湮灭在历史长河中了。

在少量的见诸记载的评论中,曲论家对冯梦龙的戏曲改编活动称誉有加。刘廷玑《在园杂志》:“至后龙子犹辈出,以南北间错,故有【北新水令】、【南步步娇】一套;【北醉花阴】、【南画眉序】一

^① [清]刘廷玑撰,张守谦点校:《在园杂志》,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5页。

套,如此不可枚举。”^①认为冯梦龙将明清传奇和散曲中南北合套的形式运用熟练,并成为相对固定的音乐程式。清代姚燮(1805~1864年)编撰的《今乐考证》著录了冯梦龙改编的戏曲,并引述:“梁子章云:‘龙氏《墨憨斋传奇定本》十种,多取近时名曲,再加删改而成,颇称善本。’”^②冯梦龙改编本虽少见于文人曲家评述,但在清代的舞台演出上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具体表现可从留存下来的戏曲选本中探寻踪迹。如《缀白裘》和《审音鉴古录》中《学堂》一折戏的结构采用的不是汤显祖的原本,而是根据冯梦龙改编本的曲牌结构,将原本第九出的《肃苑》和第七出的《闺塾》中的部分内容合并在一起,台本的选择表现了演出艺人对冯梦龙改编的认同。

近代文学观念的改变,加上海内外文献资料的逐渐被发掘,《墨憨斋定本传奇》改编方式的独特成就渐为人所重视,走进了近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冯梦龙被认为是俗文学史上影响很大的人物。有人称之为“为稗史之开山,实新言之宗匠”^③。不过,这更多的是指他在小说领域的成就。随着新的文学艺术观念的传入,戏曲的文体地位得以抬升,戏曲表演活动的艺术特质被加以理论分析,学者们的眼光落到了冯梦龙的身上。

1916年,吴梅《顾曲麈谈》:“每曲又细定板式,煞费苦心,其书固可传也。”肯定其更定本的成就。“其自著之曲,只有二种,一曰《双雄记》,一曰《万事足》……曲白工妙,案头场上,两擅其美,直在

① [清]刘廷玑撰,张守谦点校:《在园杂志》,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0页。

② [清]姚燮:《今乐考证》,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十),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56页。

③ [明]墨憨斋主人:《十二笑》,见《古本小说集成》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5册卷首。

同时陆无从、袁箴庵之上,惜世之见之者少矣。”^①对冯梦龙的戏曲创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1922年,王季烈《螭庐曲谈·余论》:“《西楼记·错梦》或云系冯梦龙所补。曾取古今传奇汇集而删改之,且更易名目刊行,名曰《墨憨斋定本》。‘一人永占’,元玉所著之传奇,以此四种为最著名,但今所见者,皆《墨憨斋定本》。”^②

1922年,许之衡《曲律易知》:“汤若士以天生异才,‘四梦’传奇出,一时叹为惊才绝艳,然皆病其不谐于律,明人改订者,有沈宁庵、吕硕园、臧晋叔、冯子龙四家。今臧、吕、冯改订本均传于世,沈改本惜不传。冯改本并易名《风流梦》,今剧场所歌《拾画》、《叫画》诸折,即冯所改本也。”^③不但注意到冯梦龙改编戏曲的成就,而且言及其在戏曲舞台传播上的作用,从舞台演出对戏曲发展的影响来看,这种作用虽微妙但十分重要。

1923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犹龙名梦龙……然擅词曲,有《双雄记传奇》,又刻《墨憨斋传奇定本十种》,颇为当时所称,其中之《万事足》,《风流梦》,《新灌园》皆已作。”^④

1930年,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全面研究了冯梦龙的戏曲作品。

1931~1932年,容肇祖发表于《岭南学报》的《明冯梦龙的生平及其著述》和《明冯梦龙的生平及其著述续考》系统考证了冯梦龙的生卒、籍贯和创作情况。

① 吴梅:《顾曲麈谈 中国戏曲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

② 王季烈:《螭庐曲谈》卷四,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③ 许之衡撰,吴梅订:《曲律易知》(下),饮流斋刻本,1922年版,第47~48页。

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页。

1935年,卢前列举《墨憨斋定本》中收入剧目情况,并指出“今歌场所流行《游园》、《惊梦》,及《拾画》等出,皆冯所改订本也”^①。

此时期几部戏曲及相关文学史均肯定了冯梦龙在戏曲史上的地位,如王易《词曲史》、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等。冯梦龙研究初步展开。聂付生在回顾20世纪冯梦龙研究时总结道:“前半段主要从资料的整理、作品的考证入手,论证冯梦龙在通俗文学史上的地位,参与者大多是学识渊博的学者,影响至为深远。”^②这与“五四”以来的研究环境和热点有关。“五四”前后,政治变动和社会变迁,这些急剧变革一方面造成了社会固有道德观、价值观濒临崩溃,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学人对传统的自识、反省和重建。学人重新审视晚明文学时,对文学成为独立学科的这一观念达成共识,对各种文学形式分门别类加以研究,戏曲也就被新的文学史纳入构建范围。这一时期的学者虽然对戏曲的文学地位有着共识,但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存在着分歧。吴梅、许之衡、卢前代表着传统曲学研究观念的延续,使用传统曲学的名词术语分析冯梦龙戏曲的特色和成就,容肇祖等人则将西方科学史观的研究方法带入到戏曲研究中,考其源流,辨其体例,对冯梦龙的生平和戏曲主张等展开了最初的系统分析。^③

① 卢前:《明清戏曲史》,见《卢前曲学四种》,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7页。

② 聂付生:《冯梦龙研究》,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③ 容肇祖在《中国文学史大纲》中指出文学必须具有四大要素,即想象、情绪、思想和形式,这是以西方的理论观念重建文学研究理论框架。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问世,探讨了冯氏在俗曲、山歌方面的贡献和地位。其后赵景深的《元明南戏考略》、谭正璧《三言两拍本事源流述考》和孙楷第的《三言二拍源流考》等著作在对冯梦龙作品的版本流传、写作时代、题材来源及冯梦龙本人的生平考订、理论主张等方面都作出了极大贡献。这一系列的学者考证,使冯梦龙的作品逐渐得到重视并开始公开出版。

1960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墨憨斋定本传奇》影印本,为冯梦龙戏曲研究奠定了重要的资料基础。重要的研究文章有冯其庸《读传奇〈精忠旗〉》,涉及对冯梦龙改编的主旨分析。^① 钱南扬《冯梦龙墨憨斋词谱辑佚》将散落在《太霞新奏》和沈自晋《南词新谱》中的零星言论寻绎整理出来,并梳理了吴江曲学从沈璟、冯梦龙至沈自晋之间的传承关系,对冯梦龙曲学的成就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② 陆树仑、李平《冯梦龙论戏曲表演艺术》指出冯梦龙戏曲主张重视场上表演的特点。^③ 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认为冯梦龙“格律上瓣香吴江”,而“才情跌宕,工为诗文,尤精经学,旁及小说戏曲,著述极多”,提及他改定之剧作十余种,从他对吴江派的分析中可知其对冯梦龙戏曲的评价。^④ 由于时代环境的原因,这一时期冯梦龙研究受政治思想的影响较大,有模式化倾向,比如1979年《辞海》“冯梦龙”条:“冯梦龙编选的作品中,有少数能对礼教的某些方面持轻视态度,但多数则宣扬封建思想,且往往流于秽褻。”但关于冯梦龙戏曲资料的整理研究则有较大进展,也发掘了冯梦龙戏曲理论上的价值。

近30年来,冯梦龙研究一度成为学术热点,日益受到重视,研究论文和专著都发表、出版了很多,成果也相当丰富。仔细梳理这一时期冯梦龙研究的发展轨迹,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线,可

① 冯其庸:《读传奇〈精忠旗〉》,载《戏剧报》1961年第11期。冯其庸先生在后来还为传奇《精忠旗》作笺证,并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剧本。见《〈精忠旗笺证〉序》,载《陕西理工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

② 钱南扬:《冯梦龙墨憨斋词谱辑佚》,载《中华文史论丛》1961年第11期,后收入钱南扬《汉上宦文存》(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③ 陆树仑、李平:《冯梦龙论戏曲表演艺术》,载《中国戏剧》1961年第13期。

④ 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345、349页。